

我一直想去甬直。最早知道它，是因叶圣陶先生的《多收了三五斗》写的就是甬直。也因为江南六大古镇中，我已去过五个，唯独剩下这个连名字都显得有些生僻的古镇。终于在冬日的一个上午抵达。

甬直，以橹声为韵的千年书页



小河交汇处

静静流水映桥影

走进古镇，迎接我的不是店铺，而是一条幽深的河。河水是深绿色的，几乎看不出流动。两岸的白墙黛瓦，连同天空的湛蓝，一并倒映在水里，化作静静的影子。水草已泛黄，几只乌篷船泊在河边。空气里有种清冽的味道，隐隐透着水的气息。

“甬直”这名字，一看便知藏着故事。古镇原名甬里。至于“甬直”二字，一说因镇东有直港通向六处，水流形似“甬”字；一说与神兽“甬端”有关，传说它日行万里，通晓四方，见此地是宝地，便降落于此，安居长住。第一种说法更可信，但我偏爱第二种，它带着神话的瑰丽色彩。

古镇四周环水，河流纵横，桥便特别多。桥大多不高，有双孔、单孔，也有平板桥。两桥或相邻，或成直角，或连成一线，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“三步跨两桥”。桥的石缝中紧紧地抓着枯藤，像老人筋络一般；有的桥临近水面处生出青苔，在清寒的风中更显沧桑。

我站在桥中央，看见一只乌篷船正从桥洞下穿过。船娘扎着头饰，身着花格布衣，哼着小调，吴侬软语即使听不清字句，也自有一种水磨腔的婉转。橹声欸乃，水面荡开一层层涟漪，碰到石驳岸便碎成一片，光斑有些晃眼。



街巷

千年银杏藏古寺

记得叶圣陶先生曾写道：“保圣寺的罗汉，见者一致称好。到过甬直的人，可以说没有不到保圣寺的。”保圣寺自然非去不可。

保圣寺建于梁天监二年(503)，是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之一，已历一千五百多年风雨。寺并不巍峨，金黄的墙，黝黑的瓦。一进山门，几株老树立着，叶子已落尽。一旁是百年枸杞，苍藤抱石，别具韵致。

寺内没有僧人，不燃香火，静悄悄的，唯有风吹过屋檐的细响。最负盛名的是九尊罗汉塑像，为唐代“塑圣”杨惠之的杰作。原有十八尊，仅存九尊。塑壁如山似岛，耸立于翻涌的海涛云气之间，罗汉或端坐，或趺坐；凝神者眉峰微聚，怒目者电光隐现，低眉者悲悯内敛，含笑者春风拂面。衣纹流转，犹如随风而动，被郭沫若赞为“筋骨见胸，脉络在手”。

保圣寺西侧，三棵银杏让我怔住了。树龄已逾千岁，粗得需四五人合抱。树皮皴裂如深壑，枝条四方伸展，织成一张巨网，像一座用枝干垒成的山，又如用时光砌成的塔。其中一棵树腹中竟生出一株朴树，当地人称为“怀中抱子”。而叶圣陶先生的《三棵银杏树》中没有描写此景，或许是后来才形成的。树下落叶厚积，金黄、褐黄，层层叠叠。我仰头凝望，看枝条如何纵横交错，看天空如何在清瘦的枝丫间分割成一片片。



纪念馆展厅

布衣风物最暖心

给孩子们听的。

来到万盛米行，高大的米仓、收储粮食的古旧柜台，大院里的每一件物品都诉说着曾经的商业繁华。万盛米行始建于民国初年，由镇上沈、范两家富商合伙经营，曾是吴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大米行。墙壁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，展示了叶圣陶先生名作《多收了三五斗》的梗概。“万盛米行的河埠头，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……”那些旧毡帽朋友，那些被压低的米价，那些沉甸甸的叹息，都从纸页间漫出来。站在空荡的米仓前，那叹息声似乎仍在船中微颤。一转身，午后的阳光已将往事折进流水，融入那依旧热闹的街巷深处。

随性往小巷深处钻，两边的山墙高低错落。雕花窗上图案有的残缺不全，屋檐下晾着鱼干，竹匾中晒着一把把面条。时不时见到石门框、砖雕、脊饰。一户门楼挑出哺鸡脊，鸡圆睁着眼睛，尾巴翘向头部，憨态可掬，富有农家生活情趣。偶有住户的门虚掩着，能瞥见天井里种着一些植物和精心打理的盆景。

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，两边大多是店铺，卖丝织品的，还有各种美食，诸如蹄膀、酱菜、糕点、青团。

出口处，“水乡泽国”的牌坊在暖阳下影子拉得老长。橹声渐远，甬直的千年光阴，正是被这橹声一桨一桨，摇到了今天……

文/图 唐红生



甬直桥